

滿行法願要靠誰？

高明道

一個人修持佛法，可以有不同的訴求。最低限度是為了來生的安樂而努力，不然就想要根本解決輪迴的苦，追求出世間的果位，也就是期能證得阿羅漢，個人了生脫死，或發心圓滿佛陀的三藐三菩提，為徹底饒益有情而獲得究竟的成就。其他，儘管整天在廟裡或高舉佛教的旗幟四處活動，只要為的是自己，就跟正法的實踐無關，在此則撇開不談。

能否如理修習佛法，當然看許多條件。倘若助緣不足，自是困難重重。不過，假設一個人已有善緣親近具足資格的師長（所謂的「善友」、「善知識」），並從他聽聞、學習世尊清淨的教法，接著的兩個核心步驟——亦即「思」跟「修」——有沒有辦法切實進行，重點似乎不再歸咎師父的引導或鞭策，而在於行者本人。這並不是說善友以後可以不理他，或者弟子從此遠離師長，只是跟聆聽正法的情形比起來，弟子的態度應有所轉變，自發地荷負重擔，不將期待放在他人或佛、菩薩的身上。

其實，滿個人的願本來就是自己的事，這才符合業果的法則。然不可諱言，自信心不足的情況下，人寧願抓住他心目中的超然力量，諸如上帝、天主、阿拉等等，而難以正視個人生命得由自己安頓。這是可以理解的，也是人類有不同宗教的意義之所在。但就佛陀善說的道理來論，世間的安樂也好，出世間的寂靜也罷，都不是單靠他力而能獲得。怪不得佛門常提「龍象」（nāgo）當作學佛人的典範！

了不起的大象——也就是不包括狂象、醉象、暴象、惡象之類的象，而是指調伏好的象或象王——到底具備了怎麼樣的特質，才把它拿來比況修有所成的三寶弟子？換句話說，我們自己應該朝那些方向努力，行持才有點「象」樣呢？照契經裡的用詞，首先必須認識到象王是「心柔軟」的。碩大無比的軀體內，原來懷著一顆調柔的心！心調伏柔順後，要「諸根調順」也就不難，當然進一步很自然「進止安徐」。因此，大象穩重邁進的步伐並非受限於身體的笨重，而是出自其柔和、溫順的心地。

正好基於這種特色，加上其身體巨大有力，大象就可以比擬發了心要成佛的大乘行者，所以經裡曾說：「譬如善調象王，能辦大事，身不疲極，菩薩亦爾：善調心故，能為眾生作大利益，心無疲倦。」菩薩大象這種不計較時間長久，有力氣、有耐心為群萌付出的能耐，背後有個祕訣，是另一部經分明指出的：「智慧之人有安忍力。設遇惡人打罵、訶責，正智安忍，能調伏之，譬如香象既已調伏，臨陣驅策能破敵軍。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：住無相忍，不起瞋恚，無緣大悲廣度一切。以是當知：安忍波羅蜜從般若波羅蜜生。」亦即菩薩大象此功夫是靠智慧地的。

有力氣，具智慧——正如經中故事所述「過去久遠，雪山王邊有五百群象。於中有一大象王為主，體貌可愛，大力，有智」——，不僅自己生死的問題能夠解決（所謂「除滅死軍眾 如象踐葦蘆」），進而強調有悲願，珍惜、愛護含識，一點都不稀奇：「昔者菩薩，身為象王。其心弘遠，照知有佛，有法，有比丘僧，常三自歸。每以普慈拯濟眾生，誓願得佛，當度一切。」

關心的無論是自己來世安樂或個人解脫，還是有心為眾生成佛果，路都是要自己走的。佛法裡清楚地告訴我們如何為自己、為有情著想，也善巧地提出大象的象徵，令人感到親切、感動。大象的調伏難道不是「戒」嗎？他方向確定，一步一步穩定往前行走，豈不是一種「定」？（當然不是外道或迷失方向的人執著的「定」，恰同契經文句「如大力象，不為三昧淤泥所溺！」）他安忍、悲憫的基礎，跟「慧」有別乎？過去業緣導致根器、意樂等千差萬別，但儘管如此，行持善逝妙法的弟子要達成個人目標，所依靠的卻是一個。但願大家各自好好作個大象，邁進無礙，順滿所願！